

國會眾議院原本想在下午3時30分投票,決定通過取代(歐巴馬健保)的新法案。不過,就在投票前一刻,川普要求撤回新法案,眾院議長瑞安宣佈取消投票。川普又受挫,我心里難受,就想到他心里也一定難受,因為這是該法案首遇重大挫敗。

但是,從隨後的反應看,在眾院取消投票之後不久,川普並未真正明白這裡的問題,更不用說吸取教訓了,因為他把責任都推給了對手,指責是民主黨極力阻撓的結果,並又高調地提出“今年會是奧巴馬健保崩潰的一年”。

川普說的是事實,“我們沒有獲得民主黨的支持。沒有來自民主黨的支持票。他們連一張支持票都沒打算給我們,因此,這是件很困難的事。”可是,這個事實,你川普作為總統還不明白啊,這些不給你的票的人,作為民主黨的議員,難道有什麼錯嗎?這不正是他們應該堅持的嗎?更何況本來就有些議員反對你的提案了。在這種情形下,你還以為你是老幾啊,你早就應該仿照以前的老總統們放下身段,示好這些議員,誠懇表明你的意思,例如有的總統就把對立面猶豫不決的議員請到白宮,親自面談,還有的開酒會等等。反正你是生意人,這方面那還不是隨手就來的嗎!

可你的反應,雖然表面上口氣上還比較平和,但內容上還是欠火候。如果成熟一點,即便是這樣,現在這個時候也不是大肆攻擊對方的時候,相反是儘量拉攏對方的猶豫派,擴大支持者,盡力用相應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法案,而不是這樣的高調。

接着,你看看,你怎么還在一味兒地來討個輸贏:“我認爲輸家是佩洛希和舒默。因爲現在他們對奧巴馬醫保負責。他們負責,負全部責任。這因爲現在這不是共和黨的健保,它就是一個民主黨的健保。”你這樣說話,不僅會外人看來,你還是像個孩子爭個輸贏,而且更會叫內行人一看,你這不是站在作爲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,而是從黨派的立場出發的來

歸咎責任,這哪是美國的總統啊,這不是共和黨的總統嗎,那現在不好應了那些不承認你川普位美國總統的人的心願了嗎?你看看,這哪是能和你的房地產生意的宏大規模相稱啊!

這一點,川普還真點學習一下瑞安。眾院議長瑞安在隨後的記者會上,他不僅表示,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採用奧巴馬健保,而且明確說,“我們將把精力放在其它改善美國民衆生活的計劃上。”“我們有改善民衆生活的宏偉計劃。我們要保衛邊界,要重建軍隊,要控制赤字,加強繼續建設,我們還要稅務改革。”啥意思,那就是政治家的戰術靈活,一是轉移擁護者的目的未達成的不滿,二是收攏反對者的不滿後的期望。如果能把這兩種力量收合在一起,還愁下次有麻煩嗎?

而且,這兄弟解釋的還讓人產生一種挺靠譜的感覺,“我們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票來取代這個法案。所以,我們將在可預期的未來繼續採用奧巴馬醫保。我不知道我們需要花費多久才能取代它。”瑞安的聰明就是不過多地直接指責對方,雖然心里也很,也會說一些不滿之詞,但還是儘量客觀地解釋,“這個問題有很大的意見分歧,不是我們是否應該廢除和取代奧巴馬醫保,而是我們如何取代它。這是作爲執政黨的成長之痛。我們做了10年的反對黨,一直在反對,這當然容易了,只要反對就好了。”

美國關係磕磕碰碰走到今天,可以說是每每有驚無險。習近平會見蒂勒森的時候,還是一如既往地重申對中美關係的評估和定位: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,合作是中美關係唯一正確的選擇。這個新型大國關係並非是面對強大的美國的權宜之計,即便中國實力超過美國以後,這依然是基本外交國策。這個評估和定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論斷。

每個歷史時期,都有那個歷史時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,都有那個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。在

新型大國關係與中美矛盾

近現代國際政治中,雖然北方發達國家的爭鬥轟轟烈烈,但放眼全人類,最主要的矛盾存在于北方發達國家和南方發展中國家之間。南方發展中國家生產剩餘價值,北方發達國家消費剩餘價值,這是一個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。

這里必須插一句,在以往的國際共運中,剩餘價值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原罪,一直是一個貶義詞。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,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基礎上,剩餘價值就是市場經濟資本積累的必須,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。在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,剩餘價值應該是一個價值中立的經濟科學的基本概念。中國在今天國際政治中,在全球市場經濟條件下,目標不是消滅剩餘價值,而是中國創造的剩餘價值必須用于中國經濟發展,而不是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與金融格局中流失海外。

話說回頭。歷史上,奴隸推翻了奴隸主只能是自己做奴隸主去奴役他族,如摩西帶領奴隸猶太人出埃及後,變成奴隸主去奴役迦南人民。農夫起義勝利只能是改朝換代自己做皇帝。真正建立新秩序的未必是壓迫、被壓迫關係中的兩極,而是中間某個代表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新興力量。地主階級的崛起消滅了舊制度的奴隸和奴隸主,資產階級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“消滅”了地主和農民兩個對立的階級。

如果美國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是今天壓迫的一方,南方是被壓迫的一方,那么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,作為新制度的胚胎,也就不是今日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的兩極,就如當初資產階級興起的時候,並不屬於地主和農民這兩極的任何一方一樣。

因此我們可以強調,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,合作是中美的唯一正確選擇。這不是面對強權的機會主義,而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確選擇。歷史潮流浩浩蕩蕩,順者昌逆者亡。國際政治中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,中國不願意也有能力不做被壓迫者,但也不屑於做壓迫者。這是中國對今天國際秩序的超脫。跳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。

中美為什麼能合作?
從革命時期到兩霸封鎖時期,通過不斷鬥

其實,這件事的謎底,川普早就應該有所警覺。不夠足夠的票數,根本不能怨人家民主黨,你自己共和黨內也沒整明白啊。眾議院“自由黨團”主席馬克·梅德斯(Mark Meadows)早就和川普你說過,我們成員中支持新法案的人數還不夠,至少有25名成員反對支持新法案。雖然後來有了變化,但還是不夠啊。因爲反對川普法案的就有你們共和黨人,這些人擔心,新法案可能讓很多上了年紀的低收入人群沒法負擔。

這次川普新法案受挫,不止是自由派的反對,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擊。川普自己還恐嚇自己共和黨的兄弟們呢,“如果投票未過關,不投票支持的共和黨人將在選舉中落敗”,並指他也不打算再推新法案,讓歐巴馬健保繼續執行。

這樣看來,內部的關係都沒理順好,外面的場子你咋清啊?如果這樣發展的話,就算眾議院今天通過了,你川普明天還會有麻煩的。在參議院雖然共和黨以52:48領先,但這個微弱多數能保證你自己共和黨內部沒有投敵變節嗎?整不好,可能在參議院更難過關。因爲那幫參議院的兄弟們個個都是油頭滑腦的老中醫啦!你踏一腳摔倒了,都不知自己的腳還沒着人家的邊兒呢,比你川普油多了!

所以,很清楚,川普指責都是民主黨的錯,一定會失去猶豫者的同情,更會遭到對手的強烈反彈。例如,希拉里已在推特上表示:“這是美國人的勝利。”不知明天會不會有人出來也高調一拉吧。

爭,人民政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得以建立、鞏固,但最終要靠建立一種全新的生產關係和生產生活方式,才能讓大家共同富裕。中國深入改革制度建設不再是西方式的劫富濟貧,而是引導資本的積累用于造福全社會、造福全人類。

中國改革開放以來7億多人口脫貧,發家致富的人中間,很多即便自己不是農民,也有親朋好友是農民。窮人和富人在中國社會有矛盾,但在鞏固的人民政權下應該是可以調和的人民內部矛盾。富人支配了剩餘價值,應該再投入到

新型大國關係與中美矛盾

實體經濟中發展經濟讓待脫貧的窮人有奔頭,而不應該讓資本滯留在資本市場中食利食租。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,就是實現共同富裕。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就被西方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秩序中,成爲被列強壓迫的對象,使得中國創造的剩餘價值無以積累爲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本,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。中國革命和建國前三十年取得的成果,主要就是爭得發展權,把中國人民創造的剩餘價值更多的用于中國經濟發展,而不再全部流失海外成爲列強的壟斷利潤。

如今中國擺脫了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地位,但也不願意加入G8或者G2與列強同流合污壓迫南方。改革就是要創造新的生產關係,創造更高的生產力水平,同時爲南方和北方提供國際公共產品。正如封建時代微弱的資產階級不在地主和農民階級鬥爭之內,卻爲雙方都提供貿易服務和工匠產品一樣。中國的一帶一路就是爲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。

在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國際秩序中,中國不可避免地會和發達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產生矛盾,但是,這些矛盾遠遠小於南北主要矛盾。中國在現有秩序中能夠發展,不是被北方壓迫得抬不起頭;中國也不願意像北方國家那樣吃壟斷利潤,壓迫南方國家。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中人類未來的萌芽,在現有國際秩序中出淤泥而不染,既主動推翻現行秩序,也有在現行秩序中保護自身利益。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不僅僅是一個對現實的判斷,也是一個戰略的實施。

中國沒有意願去破壞美國的生產力和財富,未來人類社會將繼承和發展人類進步積累的所有成果。中國要建立的和諧社會,沒有中國侵略佔領壓迫美國人民的意願。所以說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,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的歷史選擇。

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,合作是中美的唯一正確選擇

蒂勒森只是小浪花
蒂勒森講出“不衝突不對抗”神咒以後,網民議論紛紛。有言論說部署薩德明明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意圖,何以中國制裁樂天而不制裁美

現在川普亟待可做的,一是要先挑幾個好做還容易見效的項目來抓,既有把握,又有實效,還有影響,老百姓自然看在眼里,記在心上。議員們還能鬧騰到哪去?先別整那些狐狸沒打着,還弄了一屁股的糞的事。要做出你的效益氣質,要表現出你的務實本色,說到做到的老農民的憨厚。二是重新修改新法案,平衡各種利害關係。例如,有人擔心的,廢除歐巴馬健保中對不願納保者的懲罰性徵稅、降低低收入人士的保障額,規範較寬鬆,但仍將強制保險公司納保已經有生病的人,保費預期也將難以下降。當然,保守人士也批評新法案只是不痛不癢地修改部分歐巴馬健保內容,根本是“歐巴馬健保2.0”;另一些人則憂心若是推翻歐巴馬健保,數百萬美國人將失去健保保障。在這些不同嗜好中,找不出最大公分母,新法案就難以通過。三是不要非得把對手說的一無是處,而是要做出接納的姿態。因爲美國人雖然選了你川普當總統,但你得符合美國的規矩。美國的規矩之一,就是得承認共和與民主兩黨各佔半邊天,缺了誰,美國都不行:共和黨以“自由”的把持,能從生產能力上促進美國的社會發展活力,而民主黨以“平等”的堅守,能從生產關係上促進美國的社會穩定的合力。活力是要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,合力是要解決人與人的矛盾。這兩黨如同兩個翅膀,缺了一個,美國就一定會倒栽下去的。那種把對方都看成“有我沒你”或者“有你沒我”的黑白兩立的兄弟們,不是裝的,就是還沒長大。你川普現在是總統,不能以他們爲榜樣啦。

我樂觀的是,川普是個真誠又聰明的人,也許,他也學會圓滑,知道了怎樣減輕痛楚,就像眾院議長瑞安說的那樣,“這是作爲執政黨的成長之痛。”川普的隨意過急,會在痛苦里慢慢地被他的真誠、務實、忠信等優良品性超越的。

魏中軍 2017.3.25

【編者按】美國國務卿雷克斯·蒂勒森(Rex Tillerson)早前抵中國北京,展開訪問行程。蒂勒森表達了美方本着不衝突不對抗、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贏的精神發展對華關係的意願,這一表述可謂石破天驚。對此,本文作者、風雲學會會員、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物理學博士郭曉明認爲,蒂勒森接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,不是因爲美國願意,而是美國不得已。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中人類未來的萌芽,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是一個對現實的判斷和戰略的實施。國際政治中,中國不願做被壓迫者,也不屑做壓迫者。文章首發觀察者網,現轉載如下供讀者參考。

筆者認爲,美國把中美關係往修昔底德陷阱里推,中國把中美關係從修昔底德陷阱邊緣往外拉

3月18日王毅部長會見了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。3月19日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蒂勒森,蒂勒森表達了美方本着不衝突不對抗、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贏的精神發展對華關係的意願。美國國務卿這一表述石破天驚。

早在上世紀90年代,中國就致力於與其它國家建立不結盟、不對抗、不針對第三國的外交關係。那時候還是韜光養晦時期,中國周邊比較和平。2009年奧巴馬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,把中國從韜光養晦擋箭牌後邊逼了出來,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成爲中國外交的首要問題。

2010年5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,中國就提出了中美建立“相互合作、和諧共處、互利共贏”的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。2013年6月,習近平訪美與奧巴馬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,把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歸結爲“不衝突不對抗、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贏”。

此後每次中美高層會晤中國都把“中美新型大國關係”和“不衝突不對抗、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贏”挂在嘴邊,反復向美國伸出橄欖枝,美方則總是顧左右而言它,不願意接這橄欖枝。美方不僅對中方建議的新型大國關係沒有應答,反而在南海東海不斷攪局,在中國周邊不斷陸軍軍事壓力。

一個巴掌拍不響,僅中方一廂情願難以建設這個新型大國關係。美國把中美關係往修昔底德陷阱里推,中國把中美關係從修昔底德陷阱邊緣往外拉。美國直拳襲來,中國太極推手化解。如此過招無數回合。

蒂勒森作爲國務卿候選人在國會聽證時,就信誓旦旦說要禁止中國進入南海島嶼,不允許中國繼續建島,表現出強烈的反華立場。蒂勒森訪華之際也是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劍拔弩張之時。美韓不顧中國強烈反對把薩德運入了韓國,時下美韓聯合軍演到達史無前例的規模。蒂勒森還揚言美國放棄對朝鮮戰略忍耐,把斬首重器和部隊開入韓國,把朝鮮半島推向戰爭邊緣。

值此朝鮮半島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,中美關係眼看就要撕破臉皮,蒂勒森忽然念出了“不衝突不對抗、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贏”這個新型大國關係的神咒,驚濤駭浪立馬變得波瀾不驚。可謂是物極必反、否極泰來。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,美國終於有應答了。這開啓了中美關係新篇章,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帶來了希望。

中美新型大國關係,無疑是中國國際政治中的基礎定位,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基本方略。對於這樣一個國際政治基本國策,民衆必須有個基本的覺悟,才能有自覺的全民外交。

中美矛盾有多大?
在美國接觸與遏制並行的對華政策下,中